



CHENSANLI YU TONGGUANGTI SHIPAI YANJIU

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研究

■ 胡迎建 著

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

CHENSANLI YU TONGGUANGTI SHIPAI YANJIU

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研究

■ 胡迎建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研究 / 胡迎建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
2013.10

ISBN 978-7-5161-2274-7

I. ①陈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同光体—文学流派研究—中国
IV. ①I207.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5505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冯春凤

责任校对 韩天炜

责任印制 王炳图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中文域名：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26.75

插 页 2

字 数 452 千字

定 价 75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-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》编委会

主任 汪玉奇

委员 姜 玮 毛智勇 万建强

叶 青 马雪松 夏汉宁

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》总序

汪玉奇

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事业，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如果说，科学技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，而科学技术中包括社会科学，那么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就是提升和壮大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。站在这样的高度审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，审视我们所获得的学术成果，我们充满民族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。

江西自古以来文风鼎盛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产生了一大批光耀中华史册的文化名人。辉煌的历史必然给历史的传承者提出一个责无旁贷的问题：学术薪火能否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熊熊燃烧下去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作为全省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和最高机构，必须响亮而坚定地回答这一问题。

——我们要与时俱进，追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奉献更多的创新性成果。

——我们要紧贴江西科学发展、进位赶超、绿色崛起的发展大局，探寻欠发达地区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规律与路径，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库。

——我们要精心整理和研究江西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使其中的精华得以传承、弘扬和光大。

于是，我们勤奋，我们敬业，我们耕耘，我们收获。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字铸造的文明，古往今来，中国的学者们都注重著书立说。在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，我们隆重地搭建“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”，以此报效故园、报效国家、报效时代。



1929年冬摄于牯岭，左为孙女小从，后为隆恪夫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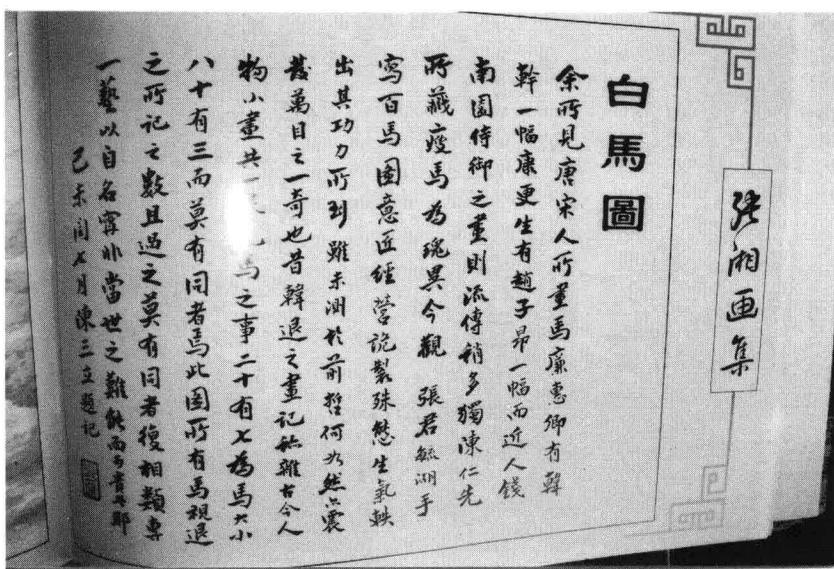
神理絲密光靈盪摩咀百家
而孤斟納怪變於蘊藉壇坫有
儒者氣象庶幾遇之戊辰四月
既望三立讀畢題記



陈三立手迹



陈三立与欧阳竟无居士摄于黄龙寺



余所見唐宋人所畫馬廉惠卿有韓
幹一幅康更生有趙子昂一幅而近人錢
南園侍御之畫則流傳稍多獨陳仁先
所藏瘦馬為絕異今觀張君無洲手
寫百馬圖意匠經營詭殊慙生氣缺
出其功力所到雖未測於前哲何不然震
驚萬目之一奇也昔韓退之畫記於雅古人
物小畫共一卷一馬之事二十有二為馬大小
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此固所有馬視退
之所記之數且過之莫有同者復相類卓
一藝以自名寧非當世之難能而可貴乎
己未仲夏月陳三立題記





陈三立与家人合照于南京散原精舍

廬山古今游記

叢鈔

陳三立



(上卷)

附

- (一) 遊記撰人略歷
- (二) 廬山租借地交涉案述略
- (三) 遊程紀略

老友冥鄉傅君梅根別久矣頃乃訪
余於廬山結牛嶺別墅遂徧探山南北諸
勝僅歷數日凡得詩四五十篇而牢籠萬態
氣骨蒼堅機趣洋洋溢類不煩鍾列而自合
可謂神勇矣余近所及見湖湘人士廬山
紀游詩號為最勝者有易寶甫王夢湘
程子大譚組安諸子今梅根復接踵鑑

軌所獲益奇名章俊句滿投錦囊
而歸吾恐山靈將如湘人之盡取不廉
也癸酉夏五月故原老人陳三立題記



前　　言

陈三立，字伯严，江西义宁州（今修水县）人，他的一生与光绪间以来的中国政治风云相关。壮年从父陈宝箴投身湖南新政；戊戌政变后与父同被革职，以诗文创作遣其余生，最后绝食殉国。他是一位积极探索救国之方、秉具独立直行操守的爱国志士，是中国诗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流诗人。1924年在杭州，印度诗人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来访，称他为“中国诗人代表”，一时报刊纷纷称为“亚洲两大诗人”。更有人认为他是“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，不仅学力精醇，其人格尤清严无滓，足以岸视时流”^①。

同光体诗派是晚清以来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，是由当时第一流诗人声气相求而形成的群体，有着大体相近的诗学宗旨与诗风。清中期盛世而诗风衰，清季衰世而诗风盛，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、“同光终见胜乾嘉”，同光体诗家为诗史留下了璀璨的华章，流风余韵，绵延不绝。曾克耑认为：“一百年间的人间诸种变相，成就了诗界天堂的骄子。”^② 刘梦溪先生说：陈三立、范当世、郑孝胥“这些人真正能写诗，他们在晚清的背景下，居然把诗开出了新局面。”^③ 陈三立与郑孝胥是这一诗派的两大巨擘，重要骨干为陈宝琛、范当世、陈衍、沈曾植等。龙榆生说：“晚清诗坛，鲜不受陈、郑影响，俨然江西、福建二派，江西主山谷、宛陵；福建主后山、简斋、放翁诸家。”^④

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，有《中国文学史》对“同光体”诗派作如此评判：“随着新派诗、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，各种腐朽的拟古主义、形式主义的诗派、文派也争立门户，愈来愈多。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，即所

① 张慧剑：《辰子说林》，“韭菜”条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19页。

② 曾克耑：《论同光体》，《颂橘庐丛稿》第4册，香港新华印刷公司1961年版。

③ 刘梦溪：《国学与诗学》，《人民政协报》2011年3月6日。

④ 龙榆生：《中国韵文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68页。

谓‘同光体’诗人，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挣扎。”陈三立即代表所谓“生涩奥衍”的这一派，他的诗是“官僚士大夫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”。^①当时习惯用阶级分析法，为“同光体”戴上“拟古主义”与“形式主义”的帽子，不过却也道出一个事实：晚清诗派众多，影响最大的是同光体诗派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钱仲联先生发表《论同光体》一文，对“同光体”开始作一分为二的评价。他说：“今人论‘同光体’诗，往往一笔抹倒，视为反动、保守的流派，这是不全面的，也是缺少分析的。就‘同光体’在民国以后的情况看，大体上还可以那样说。”^②着重点在为“同光体”的前期翻案，对后期即入民国后的“同光体”诗仍存芥蒂。其实此一时期的同光体成就不逊以前，加盟其中的诗人更多，所以才有极大声势与影响。钱先生此文论南社时还说道：“姚（锡钧）胡（先骕）则始终扬同光体之死灰不变。”对两人为“同光体”辩护存讥贬之意，“死灰”更近乎恶谥。而且在他的不少著作中，对同光体代表人物陈三立地位的评价，也不如对诗界革命派黄遵宪的评价之高。还有郭延礼先生认为，陈三立是“近代诗坛上一位有影响、有一定成就的旧派诗人”^③，评价也不算高。

直至近20年来，陈三立与同光体的地位与价值逐渐隆起，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，有着说不完的话题。

陈三立究竟是古典诗歌的最后结束者，还是开风气者，有待重新认识。20年前，有人将他称为“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”^④，十多年前出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，也认为他是“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……他的创作也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古典诗歌形式仍有活力。”^⑤甚至有人认为陈三立只不过是“为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悲酸而又不失体面的收束”，即使对前人有所超越，“也很容易被熟烂的形式所销熔，被丰厚的前人遗产所淹没”^⑥。其立论基础是，古典诗早已形成完整严密的诗歌系统，音节与情感韵律已经定型，词语方式与意义的稳固契合造成意型的老

① 游国恩等：《中国文学史》第4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，第349页。

② 钱仲联：《论同光体》，《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》，齐鲁书社1983年版，第131页。

③ 郭延礼：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》第2册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1411页。

④ 马卫中等：《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——陈三立诗坛地位重新评价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9年第1期。

⑤ 章培恒、骆玉明主编：《中国文学史》下册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590页。

⑥ 刘纳：《陈三立：最后的古典诗人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99年第6期，第84—92页。

化、硬化，语言的衰象、形式的熟烂，使得诗的创意无比艰难，所以古典诗不过是回光返照。这一论断否定了旧形式的可继承性、可利用性、可改造性。形式有相对稳定性，但其情感、词义相对而言是活跃的、可变的，而韵律只是一种通用规则，按照规则，仍可如魔方般千变万化。可惜持论者仍沿袭五四时期“一班新人物”以形式主义看事物的眼光：既然古典的、传统的诗被打倒了，没落了，退出历史舞台，古典诗歌在诗坛上让位于白话新诗，那么，陈三立便成了最后一位重要诗人，成为“末路英雄”。如此推论，不无片面。

近十年来，一些年轻学者的观点与前者已有很大不同，他们看到了陈三立与同光体诗人及其后学努力创新的一面，认为他们的诗作显现出旧体诗的活力。他们将其诗的求新求变看做是“现代转型”。如杨剑锋对刘纳等人观点作出针锋相对的评判：“陈三立对旧体诗歌的现代转型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”，“应被视为用旧体诗歌创作的现代诗人”^①。我基本同意此说，但觉得没有必要为出生于19世纪中叶的诗人戴上“现代诗人”的桂冠。

还有年轻学者孙虎认为：“围绕旧体诗学如何转型、转型与传统如何融合的问题，同光体诗人陈三立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与尝试，其诗学理论对新体诗的建构具有导向意义。”^② 我以为此说对于陈三立来说，具有过度的超前性，从其著作来考察，似乎还难以发现陈三立做过什么“积极的反思与尝试，来建构新体诗”的痕迹。

我认为，作为同光体诗派的领军人物，陈三立开一代诗风。“赣籍诗人，若论开宗立派，当推渊明、山谷、散原。”^③ 理由是：

袁思亮说，陈三立“以诗古文辞巍然主坛坫，为大师数十年。诗名所被尤广，海内后进之治诗者往往效其体”^④。几十年间，成为众多诗人景仰的诗界泰斗、作诗效法的典范。还有一批同光体诗人，也成为同时代或后学者摹仿、学习的榜样。这其中，既有旧时代过来人，又有新生代学人。同时，陈三立对同辈与后学作了大量的悉心指点与鼓励，大量序跋、

^① 杨剑锋：《从散原诗歌的意象变革看旧体诗的现代转型》，《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论文集》下册。

^② 孙虎：《近代旧体诗转型与传统的反思》，《兰州学刊》2008年第2期。

^③ 胡迎建：《近代江西诗话》第7卷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115页。

^④ 袁思亮：《沧江诗集序》，引自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“附录”（中），第1269页。

评点、题词等都标明其诗学观点。诚如沈其光所说：“自散原老人提倡江西诗派，海内宗之。”^① 吴宓也说：“近世中国旧诗人多为宋诗，宗唐者寡。”^② 当然，“多为宋诗”并非某一人有此能力，这也是由于时代、社会变化诸种因素所形成的局面，但与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诗派的成就与影响是分不开的。

陈三立锐志为诗，博取众长，独创奇境，比拟新奇，炼字精警，用典自如，诗风奥莹苍坚、醇厚清奇，形成卓异的风貌与魅力。他的诗歌成就，还有一些因素以助成。如社会的剧变与家国之恨，特殊的人生经历；悲悯之怀、多愁易愤的敏感心理。能“咀百家而孤斟，纳怪变于蕴藉”^③。志趣高远，人品峻洁，学问根柢深厚，诚如他所说：“大抵此事以胸怀高尚，践履笃实为主，而以读书绩学辅之。”^④ 还有诗人间的交游切磋等，均有助于其成。从而能继往开来，成为一代宗师。

公正评价陈三立思想的积极性与保守性的两方面，探索其创作道路，颇有必要。目前有人对他在晚年所作诗持贬低态度，认为在“清王朝已死去，‘袖手人’终成遗老”之时，“他的诗便成了夕阳的凭吊，鬼魂的恸哭，无价值可言”^⑤。这种看法有失片面。所谓遗老，乃是指改朝换代后已经失势而仍效忠前朝的老臣。陈三立在清季并未在官场，且对慈禧当政的局面持严厉批评态度。清亡后，他可说是一位文化遗民，对传统文化与纲纪眷念在心，但决非忠于一姓一家的王朝。陈三立自言“人虽老，但非遗老”（见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）。刘梦溪也认为：“我们没有理由把散原看做一个‘封建遗老’。”至于诗中所表现的悲恸，乃是因为民国之初的乱象所酿成，难道要求他去歌颂袁世凯统治时代吗？相反，要求他去站在时代的前列，也是不可能、不现实的。

清末民初是各种思想交汇、碰撞的时代，也是诗歌流派纷呈的时代。正如张寅彭先生所说：“清末民初的旧体诗记录时代风云、表现人性悲欢达到了沉郁而又酣畅的审美高度”；“这是我国文学史上古、律体诗创作

^① 沈其光：《瓶粟斋诗话》第四编上卷，张寅彭主编《民国诗话丛编》第6册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706页。

^② 吴宓：《空轩诗话》第22则，《民国诗话丛编》第6册，第43页。

^③ 陈三立：《费树蔚费韦斋集题词》，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98页。

^④ 陈三立：《吴天声题词》，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，第296页。

^⑤ 张炯等主编：《中华文学通史》（5），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451—452页。

的又一个毫无愧色的高潮期。”^① 至哉斯言，在众多诗派中，同光体成为影响最大的诗派，决非偶然，其成因如何？同光体诗人特别是陈三立，与其他诗派、诗人有何异同，关系如何？同光体诗派的传承情况如何？这些问题都值得考察。同光体大多诗人参加过维新变法活动，有不少忧患之作。入民国后更锐意作诗，诗艺达到更高水平，固然有不少模山范水之作，或抒发个人愁苦之音，但也有不少诗能反映那个乱世社会。此派不少追随者，承载了传统诗命脉延续不坠的重任。拙书稿力图以理解之同情，观照制度转轨时期的同光体诗人，以图更真实地了解清末民初以来的诗坛。

还要一说的是，旧体诗在新文学兴起之后，其实并未因打倒而绝迹，尽管一度蒙受重创，跌入低谷，但仍有大批政治家、革命家、军人、作家、学者、教授、教师乃至社会各界，都有人喜爱创作旧体诗，有的“勒马回缰作旧诗”，又岂可说是“迷恋骸骨”。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旧体诗由复苏进而复兴，显示其顽强生命力。即由于它既有传承性又有创新性。一方面，它不像白话新诗的散漫，而是保持传统样式，炼字锤句，意境含蓄，格调高雅；另一方面它因应时代环境的变化，其精神面貌、语言词汇诸方面均在发生变化，从而表现为不变中有变。这一打不倒的诗神，终于能在 20 世纪诗坛上重新站稳脚跟，并取得辉煌成就，足可与新诗比翼齐飞。今日诗词走向繁荣，能从前人的诗作寻得借鉴，吸取艺术经验、创作技巧，这是一笔丰厚的诗歌遗产与文化资源。重新认识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，很有必要。一些曾断定古典诗歌必定终结、旧体诗必然消亡的悲观论者，认为陈三立不过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，随着中华诗词的复兴，必将看到，陈三立的创作经验，具有开创未来的意义，对后来者仍有着借鉴作用。

本书分为十章：第一章至第七章是陈三立研究的主体，包括生平简述、政治思想、诗歌内容与艺术、诗歌渊源、诗学观、古文成就；第八章，考察陈三立与其他诗派诗人的关系；第九章，考察陈三立与同光体其他主要人物的交游与诗学比较；第十章，考察同光体赣派、闽派、浙派三支，这部分诗人有不少与前所述诗人交游，但不在同光体诗派核心层，然借此可见同光体诗派之盛。但这也是本人感到最棘手之处：以地域划分支派，有合理处，但也有局限性。地近则易受某地诗坛领袖的影响，但以地

^① 张寅彭：《自序》，《民国诗话丛编》第 1 册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4 页。